伸向远方的那条小路

□查 干

凡是从偏僻小村走出来的人，心中都藏有一条伸向远方的小路。小路蜿蜒，荒草萋萋，野花绊脚，虫鸣濡眼。那种一步一回头的乡情，会跟随你一生，缠绵你一生。它像一条茧丝线，把你和故乡，紧紧地拴在了一起。你动，线亦动；你每迈前一步，线就绷紧一次，把你拽回一次。它既放你远行，又舍不得你远离。

凡踏向小路远走天涯的人，心中都有梦。那梦便是陌生的大千世界，别样的山，别样的水，别样的花花草草，别样的风土人情。

村子里，曾经在外闯荡过的人，往往就是名星一个。人们好饭好菜、好酒好茶地招待他，叫他讲讲外边的世界。那人便讲起：一座房子上边，再摞一座房子或多座房子，就叫做“楼房”。门前挂一红灯笼，或挂带穗儿桶子的，就叫做“馆子”。在那里吃什么有什么，酸辣香甜，样样不缺。酒盅，比我们这里的大，且好看，人家不叫它酒盅，而叫做酒杯，也有人叫做“觞”的，很难写，也不好记，据说只有王公贵族才配得用，连我们王爷府里的王爷，都不一定有那个份儿。

有人问，来宝哥，你扛枪那会儿，骑过火车吗？他噎住了，但很快恢复常态，神秘地说，不但骑过，还吃过它的肉呢。好吃吗？好吃是好吃，就是有点硬，费牙。你见过飞机吗？见过，就像老鹰，飞在天上，还下蛋。日本飞机，见我们就下蛋，班长说，那叫做炸蛋(弹)，会炸死人。

你见过的大城市，都叫一些什么名字呀？离这儿远不远呢？远，起码走几个月，有一个叫做奉天府(沈阳)的，很大，城里还有皇帝住过的地方呢，威风得吓死人。后来才知道，那个叫做奉天府的城市，离我们这里也并不太远，骑马，也就三四天的路程。

有话说，山外青山楼外楼。于是，懵懂的乡野青年，一腔热血，满腑梦想，由乡间小路，走向远方。一路艰辛，一路磕碰，一回生，二回熟，边吃亏，边掌握知识，去克服种种生存中的艰辛和关隘。于是，由傻变聪明，由笨手笨脚，变得心灵手巧。这是脱胎换骨的过程，改变命运的过程。

我就是由乡间小路走向陌生世界的。我的家乡在山区，是大兴安岭支脉，罕山脚下的一个弹丸小村。村西南，有一条小路，半明半暗，野草及膝，处处是石头和茇茇草丛。路上，常有野禽惊飞，花蛇青蛇横路而行。路边不远处，在一个不很高的岩洞里，常年盘有一条大蟒蛇，白色的。从上面流下来的山泉水，积在岩石的凹处，清凌凌地风动。乡人说，那是守山的蛇仙，会佑我村民避祸免灾。假若喝上一口石上流动的泉水，就会斩除病魔。于是，我先磕三头，再掬水喝三口，心中默念，愿蛇仙护佑我一路平安，也护佑我勤劳质朴的诸位乡亲和家人。

离开家乡，去通辽读中学那年，我不到14岁。在母亲的挥泪送别中，忐忑不安地踏上小路，走进一个陌生的去处，一个叫做城的地方。第一次住进土红色的砖瓦房；第一次吃到大铁桶里盛着的饭菜，是由值日生一勺一碗地配给我们。至此，心猛然地跳起来，想起家里的饭菜，母亲呼我吃饭的情景，不由自主地流出眼泪，咽不下这既陌生又不对口味的饭菜，那一天我饿了一夜。

第一次去叫做厕所的茅坑，里边虽然干净，但还是有一股难闻的气味。乡下，是没有厕所的，野地里清风凉爽，扒拉开野草丛便办事，蹲在那里，觉得很自在，很爽。如今，与陌生人并排蹲在这里，一是不自在，二是不习惯，十分影响办事。心里想，这样的日子，怎么能熬到头呢？

被迫改变自己以往的生活习惯，会使人脱一层皮。好像从骨缝里，一点点地剔除一些什么。然而，人对生活环境的适应性还是很强的，很快就“客随主便”起来。因为人极富弹性，也富韧性。譬如，南非的政治铁人，刚刚谢世的伟人曼德拉，铁窗生活27个春秋，终于凤凰涅槃，重见天日，写下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。美国媒体曾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叫做《牢狱将曼德拉炼成“钻石”》，说得极是。的确如斯，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，超乎想像。曼德拉，也是从家乡小镇索维托的那条小路，走向风云世界的。

前不久，他已经安静地离开这个既充满矛盾、又充满希望的人类世界。在闯荡80年之后，终于，魂归生他养他的故地——古努村。是那条贫瘠的、但又无比温馨的乡间小路，引他重归生命之地。当然，他是传奇人物、一条硬汉，我们与他没有一点可比性。然而，有一点我们是共同的，那就是心中都藏有一条曲折蜿蜒的乡间小路，让人心跳眼热的乡间小路。

汉语言里有个动词叫做——闯荡。这两个字，对人生的诠释是十分贴切而生动的。这就是：闯出充满阳光的家乡小路，荡在大千世界的风雨之中。这，便是人生。改革开放时期，中国的亿万农民工，就是从乡间小路走向世界的。

1957年秋，我初中毕业，考入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，由通辽赴呼和浩特继续完成我的学业。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。面对那个长长的、蛇行的大怪物，心中不免有些兴奋，也有一点胆怯。不意之中，家乡的小路，就连接起伸向更加远方的铁路，要带我去又一个陌生之地。我坐的是硬板车，哐啷哐啷行车一夜，便到了北京站，在这里换车，再西行。空档里出站，到一个小饭馆吃饭。记得只花4仟圆(现在的4角钱)，就吃到了一碗大米饭，一菜一汤，还有一小段带鱼。算是开了荤，自己张罗弄饭吃，觉得长了能耐。吃罢饭，去看北京的一片灯火，觉着像做梦一样。心里琢磨，毛主席一定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，不然因何大钟里敲的是《东方红》这个音乐呢？

从山野小村走入通辽、走入北京城。小路变成了大路，大路变成了铁路。人，由简单变为丰富，视野由窄变得开阔。这之后，春风秋雨，时光飞逝，渐渐的，小路开始从心中淡而远去，大路由陌生变为熟悉，变为我奋斗征程中的主要符号。

路，坦坦荡荡又曲曲弯弯。

之后的岁月里，由呼和浩特到杜尔伯特草地；由杜尔伯特草地到苏尼特草原；由苏尼特草原到集宁城；又由集宁城到古都北京。一路新新鲜鲜，坎坎坷坷，由青丝变为白发，由急行变为缓步，由鲁莽变为理智，由单纯变为复杂，由浮躁变为安静。

不料，几十年之后的有一天夜里，窗外月朗星稀，虫鸣唧唧，在老子撰写《道德经》的金壶峰下，爽然做起梦来。梦到的，是被我淡忘的，家乡那条荒野小路。小路清晰如昨，一草一木，似乎都是原先的样子。它仍然像一条茧丝线，牵我回归久别的故乡去。我看到了老家的柴门和缓缓飘升的蓝色炊烟。遽然，有一张垂着白发的笑脸，一闪而逝，那是我母亲的脸。额吉！额吉！等等我！我大声地呼唤。惊醒之后，额头上的汗水直往外冒，呼吸急促。静下来便披衣站起，推开楼窗，见远处山木黑黢黢一片，星宿淡淡地发着蓝光。

我相信，在这个秋日的夜晚，我的魂，一定是离开我肉体，独自回到了久别的故乡。还是那条熟悉而亲切的小路，牵着我老迈的手，往回走。

于是，落叶归了根，归宿终是故乡。所谓魂归故里，是耶。

鸟 币

□杨明火

中国金融史上绝无鸟币，但我有一张，50元票面的。

抗战胜利前夕，国军护路司令郭履洲将军的临时指挥部，设在浙江省宁海县塔山乡(今前童镇)桥头杨石板车门里面的四檐齐小院东大房。这东大房是我们家的，房东是我母亲，我是小房东。

偏僻的小山村，破天荒响起了电话铃声。值班副官打电话时，老百姓是不准在旁边听的，我是“房东的儿子”，给了一个例外。我有时会望着电话机，奇想满天飞。

那时候，我养着一只八哥鸟。鸟解人意，我可以用口哨指点它飞翔起落，停手掌，上肩膀，站头顶，所有的表演无不精彩。村里住着一个美国顾问团。美国顾问很喜欢我这只八哥鸟。每当它表演节目时，美国顾问一边哈哈大笑，一边竖起大拇指，“古德、古德”连声称好。

我的八哥鸟本无名字，美国顾问叫它“盘特”(bird，鸟)，大家跟着叫，于是，我的八哥鸟有了大号。盘特的演技越来越让人拍手叫绝，训鸟的乐趣，实在难以言表。有一次，美国顾问递给我几张纸币，脸上堆笑，嘴上叽叽咕咕。我知道，他要买走我的盘特。见我迟疑不定，他抖了抖手中的纸币，用中国话说“不少，不少”。八哥鸟是我的心肝宝贝，居然有人想用金钱夺我所爱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美国顾问又一次抖动纸币，用中国话说：“很多，很多。”我忍不住说了一句气头话：“你喜欢盘特，盘特可不喜欢你这个羊白眼！”话刚说出口就后悔了，当面指呼美国顾问“羊白眼”，太不礼貌了。幸亏翻译官保护了我，他翻译成英语，又说中国话：先生喜欢鸟，鸟不喜欢先生。

有一天，司令长官郭履洲将军请客，堂前摆起四张八仙桌，菜肴丰盛，香满小院。我的八哥鸟虽不在邀请之列，但它经不起诱惑，不邀自来，飞上八仙桌，毫不客气地啄食了。被勤务兵捉住，掼死了。

那位想买鸟的美国顾问，抓住勤务兵的两肩，涨红了脸，说了一串话，用不着翻译，准是指责勤务兵，不该将鸟掼死。最心痛的当然是我，沉沉打击，我忍不住哭了。

警卫营长打了勤务兵一个耳光，责问他为什么要掼死房东儿子的鸟。勤务兵说这鸟偷吃好菜，还在餐桌上拉屎。营长又是一巴掌：“你还嘴硬！”

这时候，司令长官郭履洲将军进来了，他没穿军装，像个教书先生，问清是怎么一回事，很和气地说：“鸟不懂人事，吃菜拉屎无罪，怎么可以惯死？这样吧，房东的儿子不能亏待，我赔一只鸟。”说完，递给我一张50元票面的纸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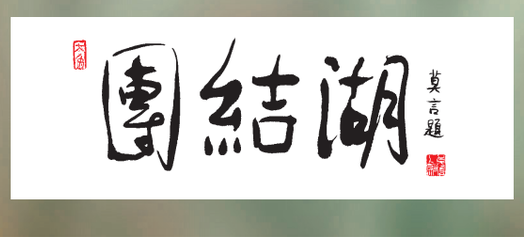
我一手拿着死鸟，一手拿着纸币，又激动又伤心，说不出话来。后来，我在纸币的背面画了一只八哥鸟，是为鸟币，寄托我的哀思。

这张鸟币我一直珍藏着。后来，据说郭履洲将军的公子在联合国供职，若有机会回家乡宁海长洋探亲时，我应该把这张鸟币交还他。因为他父亲郭履洲将军不曾掼死我的鸟，我怎么可以接受他的赔偿呢。

可惜后来我家遭火灾时，这张珍贵的鸟币被烧毁了。我仿佛看见，我的八哥鸟驾着熊熊火光飞向一方辽阔。

我的盘特啊！你是不是去寻找那位爱鸟的美国顾问？是不是去寻找惜鸟的郭履洲将军？

樱桃谷 王克举 作



关键词：家有考生

儿女的路

□李进祥

女儿高考的时候，我没怎么在意。从小学起，女儿一直是班级、学校最优秀的学生。初中毕业升高中的时候，考了全县第三名。省城银川的几所重点中学到县上挖优秀生源，争着抢着给女儿发了录取通知书。前三名中的其他两个学生，一个家庭条件差，选了助学金高的学校；另一个孩子自己做决定，选了全省最好的学校，那所学校每年都考好几个北大清华。那所学校里，全是银川城里的孩子，条件都很好，我家的条件很一般，我怕孩子心理上受到影响，最终还是放弃了，选了一所主要招收山区学生的学校。人以群分嘛，条件差不多的孩子在一起，心理上要放松些、随意些。

女儿在高中前两年，果然很放松，成绩也不上不下的。妻子着急了，电话上嘱咐，假期回来催促，还埋怨我不管。学校也有些着急，老师打电话要我给女儿做工作，还专门把我找去省城“约谈”。我心里并不着急，一是相信女儿，知道她能学好；二是疼爱女儿，怕她学得太累。我一边应承着妻子和老师，一边给女儿说，身体第一，品质第二，成绩第三，考个大学就行。说是这样说，心里还是想着女儿能考上个好大学。

高三第一学期，女儿成绩上来了，但并不显山露水。老师还是敏锐地感觉到了，又找我到省城去。这次不是约谈，而是打气。老师给我打气，要我给女儿打气。我本想给女儿说说，但见了女儿，看到她瘦瘦弱弱的样子，不忍心。

女儿期末成绩又提高了，全校排十几名。成绩单拿回来，妻子看了，有点喜出望外，也似乎鼓起了大的期望，督促女儿复习功课，做寒假作业。女儿那一段跟妻子的关系不好，妻子越是督促她，她越是逆反。一个寒假，睡觉看电视，并没有下功夫学习。妻子没办法，就嚷嚷着叫我管女儿。我嘴里应承着，但心里对女儿的成绩已经很满意了，不想给她再施压。

学校方面却给成绩好的学生施加了更大的压力，高三第二学期开学，把年级前40名的学生单独编了一个班，选最好的老师给他们上课，加课加时。我当过多年老师，知道学校这样做也是没办法。上面要考核，学校之间要竞争，还要争取好生源，成绩最有说服力。老师也一样，学生成绩与他们的奖金、职称等挂钩，与他们在学校的地位、社会上的声誉有关。

老师打电话又约我去谈话。这回的意思要我们家长陪读，找家教。说是有些孩子家长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陪读，找了家教重点辅导。我工作忙，没办法陪读；妻子还要照顾上初中的儿子，离不开。陪读的事只能作罢。我歉意地把情况给女儿说了，女儿倒是很干脆，说不需要我们陪读，也不需要家教。

没有陪读和家教，女儿的成绩却越来越好，冒到了全校第五名、第二名，老师打电话专门给我报喜，还给女儿发奖学金。报喜和奖学金，是肯定，也是激励，目的还是为了更好的成绩。我的心里并没有鼓胀起更大的期望，女儿也还是不紧不慢地学着。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试，女儿考了全校第一名，各科成绩很均衡，数学还考了满分。

高考前两天，我和妻子专门赶到省城，为女儿助阵。可只待了一天，女儿就叫我们回去，说我们在，她感到有压力。我看到女儿的确有压力了，饭吃不好，神情也有些不好。为了不给女儿更大的压力，我们只好回去了。临走前，妻子给女儿嘱咐了又嘱咐，女儿烦烦地说，我都知道，你们走吧。看到女儿的神情和态度，我心里有些不安。

考完第一场，中午打电话问，女儿说，就那样吧。女儿每次考完，都那样说，我们就没在意。下午数学考完，电话没打通。想着数学是女儿的最强项，也就没在意。第二天早晨6点多，接到女儿的电话。女儿在电话中哭着说，数学考试答题卡没有填涂，她哭了一夜。我一听坏了，赶紧安慰女儿，说答题卡没涂，丢20分不要紧，说考不好了明年再考。我当时的话一定也有些语无伦次，但总算叫女儿止住了哭声。挂了电话，我和妻子赶紧搭车往省城赶。

赶到女儿的考点门口，看到两边街道上满是神色不安的家长，都在等着孩子。我就感觉有些后悔，不该听女儿的话，跑回去。高考是女儿人生中的大事，我们父母不在身边，真有些不应该。中午见到女儿，我和妻子的神情也讪讪的。女儿有些欣喜又有些责备地说，你们咋又来了。我们安慰她，她说，没事了。说是这样说，女儿的神色乏乏的。我知道，女儿这样的精神状态，会影响后面的考试，就反复地安慰她，直到她都皱起了眉头。

女儿最终没有考好，上了上海交大。没能进北大清华，女儿好像并不在意，但学校老师很失望，我和妻子也有些遗憾。对女儿的上学，我们放得有点松了。

吸取女儿的教训，对儿子，我们就改变了态度。妻子监督儿子做作业，限制儿子看电视。我工作忙，但也经常问他的成绩，还打电话到老师那里证实。儿子成绩下降了，我就不给他好脸子，考差了，狠狠地训斥。中考前，给他报了几个辅导班，化学、英语、数学都补过了，但儿子的中考成绩并不理想，没进省城的重点中学。好学生都被省上、市上的重点学校挖走了，县上的中学都办得不好。我没办法，能做到的就是在县城选了一所最好的中学、最好的班级。

随后不久，我就调到宁夏作协了。我在银川没有房子，只能留下妻子照看儿子上学。我一个人到省城，借住在一所大学，离单位远，每天要坐两小时的公交。吃饭问题也没法解决，只能吃饭馆。在单位上，我是新进的人，工作紧张，那一个阶段，对儿子的学业关注就少。过几周回一趟家，板着脸子给儿子说一通。儿子当着我的面，点头说记住了。但过后学得咋样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打电话问老师，老师说，算个中等生吧。听那口气，不是很放在眼里。我知道，在高中阶段，老师关注的是能出成绩的学生。我感觉不对劲，就打电话叫妻子把儿子管严一点。妻子小学文化程度，学习上帮不了儿子，只能每天督促儿子学习。督促得多了，儿子也逆反，给妻子发脾气。有一次回家去，说起儿子的学习，妻子说着说着就流眼泪了。说儿子大了要爹管，你跑到外面躲清闲，叫我一个人吃力。我说我是在外面工作，咋叫躲清闲。说着，我和妻子也争执起来。那一段两地分居，我和妻子都感觉难肠，说出来的话里都含着怨气，就骂了一仗。

这次到省城后，我就赶紧找着买房子。这样两头扯着，耽误儿子的成绩不说，我们夫妻也有问题。好容易买了一套二手房，找人收拾，几个月时间，忙得焦头烂额的。稍闲下来，给老师打电话问儿子的情况，老师说，你儿子不在我班里了，他选学文科了，你不知道？我一听，真是气炸了。打电话先骂妻子。妻子说她不知道。我气冲冲地骂，你在家里看着，你是干啥的？气消下来一想，妻子确实分不清文科理科。等晚上给儿子打电话，儿子嘟嘟囔囔地承认了。我非常生气，电话中对儿子吼了一通。

这件事后，我就赶紧张罗着搬家，给儿子转学。搬家容易，给儿子转学难。重点中学进不去，要找人，要花钱。我刚到省城，找不上人；刚买了房子，没有钱。最后只能进了一所城乡结合部的中学。

在儿子面前，我好像习惯了板脸子。儿子也不多跟我说话，看我的眼神也躲躲闪闪的。儿子有一回给妻子说，我爸好像很狠我。妻子给我说了，我心里一惊。从心里来说，我对儿子是很疼爱的，咋能给孩子这种感觉！想着该转变一下，但又想，儿子高三了，面临高考，还是坏人做到底。管严些，儿子也许会和女儿一样，到高三成绩会越来越好。

但儿子的成绩并没有好起来，反而下降了。这学期开学不久，他忽然说不想去学校了，就在家里学。问他为啥，他不说。我和妻子反复地问，才说竟然是失恋了！女朋友和他分手了，他不想再看到她。再过几个月就高考了，他竟然来了这样一出！想想他高三成绩下降，原来是恋爱了。我真想骂他一顿，甚至想揍他一顿。但想想，孩子在这种时候很脆弱，逼急了，谁知道会做出啥事来。我就压着火气，跟他谈话，开导他。慢慢地，他开始说话，说了很多话，很多我想都想不到的话。话说出来了，儿子似乎也轻松了些，也答应去上学了。

儿子去上学，我却悬着心，每天放学回来，我都小心地问问情况，跟儿子说一会儿话。过了些天，儿子好像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了，情绪好多了，主动提出要报辅导班。儿子想学习，我当然答应。儿子报了英语班、地理班、文综班，晚上放学回来，吃过饭就忙忙地去赶班，星期天也不休息，忙忙地去赶班。看着儿子辛苦忙碌的样子，妻子心疼，尽量给他做好吃的。我也给儿子打气，还剩一个多月就高考，不管考的咋样，尽力了就行。

说是这样说，心里还是想着儿子能考好些。我从来没有叫儿女实现我的梦想的意思，更没有叫儿女为我争光的想法。我只是想着，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生存。女儿从上海交大毕业，不断地考试找工作。儿子即将考大学，也在不断地考试。上了大学，不一定就能生存；上了好大学，也不一定能活得好。每一代人都活得艰难，这一代孩子尤其不易。方方的《涂自强的个人悲伤》，就写了这一代人的艰难，似乎连自强都是徒劳的。女儿得努力考工作，儿子得努力考大学。我能给他们的很有限，后面的路需要他们自己走。

试说新语

根本停不下来

□荣智慧

“根本停不下来”一语出自国内某口香糖广告。广告中，男主角一边吃口香糖表演一边与人约定，等口香糖味道消失即停止表演，到了广告的最后，故事时间已经过去很久，男主角表示口香糖味道依然强烈，所以表演“根本停不下来”。

“根本停不下来”多指带有下意识的、成瘾般的举动，暗指“根本不想停”。在网络传播中，通常使用的情况有二：一表明动作发出者对不该做的举动毫无负疚感；一表明动作发出者在恶搞。

第一种情况，享乐行为或不道德行为发生的几率非常高，为了突出“毫无负疚感”并保护网友隐私，可以杜撰一例：一日，曹操昼寝帐中，落被于地，一近侍慌取覆盖。操跃起拔剑斩之，复上床睡。醒来立刻发了条微博，“吾梦中好杀人，根本停不下来”。第二种情况可见@格格Bella一条微博：“请用一闪一闪亮晶晶来唱以下的内容，no zuo no die why do try，no try no high give me five……根本停不下来”。(混合的中英文意为：不作死就不会死，为啥不试试；不试试就不荡漾，快来击个掌。)

无论是哪一种情况，背后都透出浓浓的非理性色彩，明明不该做但还是要不停地做，或者只是出于无聊而发泄。波兰导演萨比格尼·瑞比克金斯基(Zbigniew Rybczynski)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，1975年，他拍了一部名为《噢！停不下来！》的动画短片，片长仅10分钟，采用了第一人称视点镜头，全片只是看到小镇的景物在两侧飞速退去，就像是主角某一天行动的快进播放。

这部短片充满了先锋色彩和实验风格，鲜为人所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“根本停不下来”是一个缺乏主语的短语，非理性行为所询唤的动作发出者，在《噢！停不下来！》这里得到了巧妙的暗示：第一人称视角镜头下，观看者即表演者，恰恰就是屏幕前的观众，填补了“停不下来”文本中待填补的主体位置。

上世纪70年代是波兰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，盖莱克政府推行“高速度、高积累、高消费”的“三高政策”，使波兰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局面。不过繁荣之下，苏联模式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依然严重，工人阶级示威罢工不断，宗教信仰习俗冲击着官方的无神论宣传，对消费的崇拜导致社会一步步迈向资本主义的迷醉陷阱。因此，在《噢！停不下来！》中，我们看到一个彷徨无措、不知目的，又奔走得停不下来的主体，并不奇怪。所谓停不下来，实际上是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物质道路上停不下来，也是在无聊发泄的心灵道路上停不下来。放纵自己“停不下来”，只是由于在这样无厘头的、无所顾忌的身份扮演里，能够释放真正的社会压力，疗愈自身“新穷人”的困厄心态。

换句话说，所谓放纵自己“停不下来”，也像是个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。处在如此历史网络的主体，并没有什么决定自己“停下来”的可能。只有盲目的语词狂欢，才能在讲述里塑造一个看似真实的“自己”，而这个“自己”，却已经被历史和环境画好界限，填充进消解了现实意义的内容。

即使处在不同的时空，“停不下来”询唤出的主体，却是大同小异。发展主义现代化语境里，中产阶级意识形态与阶级分化的矛盾，也只能塑造出千人一面、穿着红舞鞋的小女孩。“根本停不下来”在传播的过程中，确实充满了想象力和趣味，但是能量却十分有限，也就是说，它不仅暴露了时代症候下人类的无意识的软弱，更暴露了人类处于前所未有的崭新世纪，却对历史使命的漠然与逃避。真正停不下来的，往往不是孱弱的旁观者所能掌控的东西，比如1917年4月9日，列宁乘坐的那列从瑞士开往圣彼得堡芬兰车站的火车。也许要解答“根本停不下来”的问题，那一刻，才是“时间开始了”。